尚書集注述疏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多方

多方者周公以成王命而告之也。經曰王來自奄。又曰爾乃自時洛邑。蓋管蔡商奄四國遞平。遂以殷民遷洛。於是乎告四國告殷多士。而因以告多方焉。以四國殷多士在多方之中也。故篇名統之曰多方。○謹案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卽多方所謂王來自奄也。則多方當先於多士。而次大誥之後矣。今之篇次蓋傳者失其次也。經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蓋武王在位六年而崩。旣崩而殷叛。今言臣

者五祀則不數其叛年也。大誥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此費誓所謂淮夷徐戎並興也。費誓獨言征徐戎者。以淮夷則成王命王師東伐之也。成王征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蒲姑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此左傳所謂周有徐奄也。今此經以多方統淮徐。其斥言四國。不斥言淮徐者。以夷戎因四國而動也。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此言四國之亂也。此詩所謂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又所謂于今三年也。詩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經獨言王來自奄者。以金縢攷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蓋既誅管蔡矣。既誅管蔡。則殷商遂平。故曰二年克殷也。惟奄則三年克之。其二年之秋。王出

逆周公故至奄而踐之焉此王來自奄之繇也書序於多士無逸君奭之後次成王征次將蒲姑次多方次周官而周官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然則其事固同時也而書序之次失之矣史記皆與序同故次多方於周公攝政七年反政成王之後以經攷之非其次也若反政之後奄與淮夷又叛則多方當獨言奄矣何以又言四國乎且既言四國而又言殷者尤反覆乎多方有周公曰王若曰之文以周公攝政故也若其反政則多方之文何以不如多士言周公用告而直稱王若曰乎（數上聲 費音祕）

述曰書疏於成王征序引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此鄭疑書序之次而

不得其說也。其以伐管蔡繫攝政三年者。非也。詳金縢疏。蔡傳云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費誓言淮夷徐戎並興。卽其事也。此蔡傳從書序之次而失之也。其失則因乎僞傳者也。今攷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史記云武王封周公於曲阜。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於是卒相成王。其子伯禽就封。又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反。則費誓當在周公攝政一年救亂時矣。非成王卽政時也。大傳云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祿父者。武庚也。此奄與武庚爲叛也。若其後又叛。無徵文也。引左傳者。昭元年文。

孟子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此皆言武王之事也。顧氏炎武謂孟子言伐奄者。即成王踐奄也。因伐紂連言之。爾非也。如孟子不皆言武王之事。不當若是爲文也。定四年左傳云。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蓋成王命魯公就封。所因者。武王所伐商奄之民也。昭九年左傳云。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其謂是歟。不然。則成王命以伯禽。傳何必自武王克商言之乎。蓋奄者。紂黨也。武王伐紂。遂討奄矣。武王既喪。奄與武庚爲叛。故成王踐奄也。蒲姑之士。武王有之。遷奄君于蒲姑者。成王也。引詩者。破斧及東山文。蘇氏曰。大誥多方多士。

周安殷之難也。予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如父母也。使周無周公。則殆矣。朱子言殷叛者。與蘇氏略同。謂樂毅伐齊亦如是也。朱子据孟子言燕人畔者言之也。畔與叛通。今攷殷叛者殷小腆反覆而致斯爾。此四國之叛。非殷民皆叛也。非念殷先王而致斯也。念殷先王者。孰若伯夷義士箕子不臣周乎。皆未嘗以復殷而舉兵也。武王取殷而殷民悅。其異於齊之取燕而燕民不悅者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五月者。周公攝政三年之五月也。經言四國。則不惟奄矣。

而曰王來自奄王惟至奄也鄭氏曰奄國在淮夷之旁蔡氏曰宗周鎬京也旁與同

述曰鄭義見詩豳譜疏又史記集解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此鄭釋成王征序也然則其旁於北歟奄與郁通說文云郁國在魯非也左傳杜注不言奄所在蓋疑之矣括地志云兗州府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也豈其然乎夫括地志者唐魏王泰爲之此從說文而爲之說爾漢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注云淹中里名也蓋奄與淹中不同故注不以奄言也史記言武王封周公於曲阜矣其後伯禽就封此左傳所謂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也杜注云少皞之虛曲阜也在魯城內是也今在山東兗州府

曲阜縣。蓋少皞之虛。非奄虛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伐奄矣。而武王未以奄遷也。如奄在曲阜。則武王安得以封周公哉。費誓者。蓋周公攝政一年救亂時也。如奄在曲阜是奄亂。卽魯亂也。伯禽何以能誓而征徐戎邪。左傳言魯公因商奄之民。蓋魯因奄之民。非因奄之地也。猶因商之民。非因商之地也。商者。紂都。康誥所稱東土也。故左傳云。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注於魯所因者。以爲四國流言時商奄之民也。失之矣。當是時。商奄未平。奚有其民而因之也。所謂因者。民先至而魯因於後也。互詳洛誥其後疏。林氏云。奄者。淮夷之一。如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氏也。非也。春秋之書。辨內外之辭。如奄爲淮夷。則所謂四

國者管蔡商內也奄外也內外之辭必殊奄矣當言管蔡
商及奄也經豈統之曰四國乎牧誓於庸蜀諸人書之曰
及其義也故鄭謂奄國在淮夷之旁明奄非淮夷也王氏
鳴盛云孟子上文言伐奄戮飛廉下文言兼夷狄以申之
史記秦本紀云中潏在西戎生蜚廉蜚廉與飛通則飛廉者
夷也而奄可知矣此王氏申鄭而反失之也其言飛廉是
矣然孟子亦約言之爾上文言誅紂豈紂亦夷乎如謂紂
及奄非夷以其無道而夷之則與本爲夷者異矣且上文
言滅國者五十安知不有夷國與飛廉黨者乎亦未可執
奄而夷之也詩正月云赫赫宗周毛傳云宗周鎬京也呂
氏云王都天下之宗也東遷都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衞孔

悝之鼎銘曰卽宮于宗周。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洛也。此呂氏據禮祭統文而推之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此總告而先命之也。言周公曰。而乃言王若曰者。蓋周公攝政也。呂氏謂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史著周公未嘗稱王也。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猷言也。猷告者言告也。四國。管蔡商奄也。多方者。衆邦在天下四方者也。蓋謂言告四國。而及多方也。尹。正也。立政曰尹伯。謂長官也。下文所謂胥伯多正也。蓋殷之諸侯。及官君及民人也。此言告四國多方。而又特告殷者。蔡氏以爲主殷。是也。

酒誥曰殷獻臣又曰殷之迪諸臣亦特告殷者也不言多方諸侯尹民者史之省文也於殷從可知也降下也命謂告命也以王命而徧爲下告故曰大降爾命罔無也○謹案多方之誥在大艱之後者也卒緜是而定國焉何也古者君有大命告之于庭臣民共之多方之誥其勤而告之者悉矣定國之效其在君與臣民之不相隔者乎此周公所以惓惓於王命也長丁丈反惓音拳

述曰猷言釋詁文猷告爾四國多方以一句讀也詳大誥疏詩鳲鳩云正是四國詩下泉云四國有王言四方之國也書疏於下文引王云四國四方之國今不從者經言四國又言多方則不以四方之國言也蓋對文則異矣況其

下文所告之異乎。詩破斧傳亦不以四方之國言者。蓋詩之本文言周公東征。遂言四國。是皇明其爲管蔡商奄之四國也。君正。釋言文。詳梓材疏。僞傳云殷之諸侯正民者。非也。尹民分言。猶尹旅之例也。下文云。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斥民言之也。降下。釋言文。蔡傳云。言殷民罪應誅。我大降宥爾命。非也。經之上文。豈惟言民乎。宥之爲言。於經病忝文也。夫命者。我之告命也。故下文云。爾不克勸忱我命。又云。我惟祗告爾命。蓋經文一例也。庭告詳盤庚疏。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發端而起下文也。洪大也。惟語辭。圖謀也。下文所謂大淫圖天之命也。呂氏曰。天命可受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

而非天命之公矣寅敬也言凡大惟謀天之命者皆不長敬念于祭祀也蓋下文言殷紂因言夏桀者皆圖天之命而殄祀者也故先爲起下文之辭而四國圖天之命而殄祀者不斥言之則自明矣何詰辭之善也

述曰圖謀寅敬釋詁文僞傳言此經云謂夏桀今攷下文此於義未悉也蔡傳則斥商奄言之此於經病添文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此溯夏桀而告之也降下格正也蓋自天而下正之也蔡氏謂帝降災異以譴告桀也誕大也此無逸所謂不知艱難乃逸既誕也蔡氏謂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

爲治。是也。蓋有夏大其逸豫。則不以帝降格者而憂民矣。慼。憂也。蔡氏謂憂民之言。尙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憂民之實乎。淫。過。勸。勉也。帝之迪者。帝之降格。將譴告之。所以迪導之也。言夏桀乃大過昏亂。不能一日勉于帝之迪導者。猶多士所謂弗克庸帝也。攸。所也。譴棄淺反

述曰。漢書董仲舒傳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又云。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誕。大。釋詁文。慼與戚通。詩小明傳云。戚。憂也。淫。過。詳多士疏。說文云。勸。勉也。宣三年左傳云。桀有昏德。新序云。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言其昏德也。蔡傳云。此上疑有闕文。非也。蓋蔡傳於上文斥商奄言之。以言

此經義不貫也則疑其闕文爾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懫音至劓魚器反

此承上文乃大淫昏而言也圖帝之命即圖天之命也言天又言帝者互文相備也開謂不閉也易曰開物成務麗如易言離麗也之麗蔡氏謂民所依以生者是也此無逸所謂小人之依也蓋帝之命繫乎民今夏桀其謀帝之命不能開于民之依言閉其民生也崇重也甲蔡氏謂始也其因始于內嬖蓋桀嬖有施氏女妹喜也或曰因仍甲狎也猶重習也鄭氏謂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也靈善

旅衆也善承于衆民猶論語言使民如承大祭也言桀乃大下罰民重亂有夏其因始于內變遂不能善承于衆民蓋內亂則外虐其民矣丕惟者大思也責難於君謂之恭恭者君當進之也進之恭者其爲文猶書逸文作之君作之師也舒者寬舒下文所謂明德愼罰者也叨與饕通貪也懫忿戾也劓割降罰也獨言劓者桀時多用此刑也割害也言桀于衆民有責難之恭者無大思進之恭以大寬于民亦惟夏民貪而忿戾者則日敬進之故以劓罰害其國焉嬖音譬妺音末重習之重平聲行去聲

述曰天帝詳堯典篇引易者繫辭傳及離彖傳文僞傳云桀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敎麗施也釋文云麗力馳反此從

傳讀若魚麗之音也。非也。孫傳言之則經當言君之麗。不當言民之麗矣。施政教者君也。非民也。傳於文未適也。孫氏云。周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呂刑云。越茲麗刑。又云。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王制云。郵罰麗于事。蓋麗刑也。言桀不能開釋于民之麗刑者。孫說非也。下文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又云。開釋無辜。蓋桀之虐民。非民之麗刑也。麗刑則非無辜矣。豈皆開釋乎。此所謂開者。言開百爲也。非開釋之開也。周書程典篇云。開乃無患。蓋以其不閉之也。崇重。釋詁文。甲者十日之始。蓋有始之義焉。晉語云。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呂氏春秋云。桀聽于末嬉言。內變也。末嬉與妹喜通。

釋詁云。仍因也。今轉注之。釋言云。甲狎也。鄭義見書疏。周官大司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詩定之方中箋云。靈善也。旅衆。釋詁文。責難於君謂之恭。孟子文。釋詁云。藎進也。詩文王云。王之藎臣。言其進之也。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所引書文也。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以一句讀也。其曰恭者可徵讀之爾。說文云。饕貪也。重文作叨。說文引懫作懫。謂忿戾也。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以一句讀也。其曰民者可徵讀之爾。史記龜策列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勸以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呂氏春秋云。桀染于羊辛。又云。羊辛任威。此桀臣之害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此承上文言天以桀失民主之道而絕之也顯光也殄絕也刑殄者以兵伐桀而絕之也國語曰大刑用甲兵言天惟是求民主乃大下光美之命于成湯命其刑絕有夏也

述曰釋詁云顯光也殄絕也引國語者魯語文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此申言桀惡以明其失民主之道也畀與也多士曰惟天不畀純大也蔡氏謂天不與桀者大也以用也義民者上文所謂恭者也永者以爾義民之永也言用之長也多享者下文所謂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也言桀乃惟用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永用于多享蓋若伊尹五就桀者則暫用之

而不能永也。上文所謂罔丕惟進之恭也。保享于民者。民爲天命之實。必于民保其多享也。上文言民之麗者。蓋有百爲矣。百爲之開。易所謂開而當名辨物也。周書有大開小開。文開。開武諸篇。蓋百爲之類也。言夏桀所敬多士。皆非義民。大不能明保其多享于民。乃相惟虐罰于民。至于百事大閉而不能開。蔡氏謂上文所謂叨懫日欽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也。當去聲

述曰。釋詁。畀予義同。予古通與。純大。釋詁文。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荀子云。湯鑒於夏桀。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非謂其以義民永于多享乎。引易者。繫辭傳文。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蔡氏曰。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姚氏曰。天求民主。蓋從多方之所簡爾。

述曰。簡擇。詩簡兮箋義也。論語稱湯云。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江氏以言此經。義不貫也。上文云。天惟時求民主。下文云。簡畀殷命。則簡者。簡民主也。非謂湯之簡賢也。姚氏者舜牧也。明史藝文志著錄焉。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此言湯得民主之道也。不曰厥刑民而曰厥民刑者。厥刑民。自湯刑之於民言之。是湯用勸也。則未知其民之果勸否也。厥民刑。自民之於湯刑言之。是民用勸也。猶孝經言

民用和睦也。則其民之果勸可知也。蓋湯愼其民之麗。則以其開百爲也。民乃勸勉焉。其民雖刑罰。則以其非虐民也。民用勸勉焉。

述曰。蔡傳云。民皆儀刑而用勸勉。此据詩有儀刑之義也。釋詁云。刑常也。王氏引之云。言其民常用勸勉也。今不從者。上文言降罰。下文言愼罰。則刑者刑罰也。墨子嘗稱湯之官刑矣。經曰乃勸。曰用勸。以二字爲句也。下文云。亦克用勸。則此文之讀宜然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

愼厥麗者。明德之事也。大學所以言愼德而不專民利也。厥民刑者。愼罰之事也。康誥所以言義刑而可迪民德也。

此言自成湯以至于帝乙。無不得民主之道者。民亦能用勸勉焉。

述曰。帝乙。詳酒誥篇。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要平聲

此申言慎罰之勸也。非明德無以慎罰。慎罰而民猶勸焉。則明德而民皆勸可知也。要囚者要辭以囚之也。言結其獄也。凡要囚之。則絕戮之矣。蓋要囚絕戮其多罪者。則民勸勉於惡惡。開釋其無辜者。則民勸勉於好善。此罔不慎罰。而其民所以亦能用勸者也。惡惡上惡字烏路反好去聲

述曰。要囚詳康誥篇。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辟必亦反

辟君也。爾君者殷紂也。享天之命者若無逸言享國之年，皆天之命也。蓋自成湯以至于帝乙。無不以民勸而爲民主矣。今至于爾君。弗能用爾多方享天簡民主之命。言民弗克勸也。此猶夏桀之不克多享也。

述曰。辟君。釋詁文。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此申言夏殷而告之也。言嗚呼而乃言王若曰者。史言周公傳王命而情見乎辭至于歎息也。呂氏謂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庸用也。釋蔡氏謂去之也。言夏殷之亡。非天必用以去有夏。非天必用以去有殷也。故下文又反覆以桀紂明之。見賢去聲

述曰。易繫辭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歎息者情之所見也。
晉語韋注云。釋舍也。舍之者去之也。禮言釋服。蓋去之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上文夏殷竝言。此急而先言殷者以主殷故也。淫過也。圖天之命顧上文而言也。屑者瑣屑不安也。言天於有殷非庸釋者。乃惟爾君殷紂用爾多方而大過謀天之命。瑣屑不安而有辭。商書稱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蓋其瑣屑不安者也。天豈得不釋之乎。故下文以降時喪言之。喪去聲

述曰。蔡傳云。以下二章推之。此上當有闕文。此以其末言夏。先言殷。而疑之也。然不先言殷。則所告者緩矣。且失所

主矣。蓋非闕文也。屑與屑通。說文云。屑動作切切也。則瑣
也。昭五年左傳云。屑屑焉。方言云。屑屑不安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喪間皆去聲
此承上文申言殷者。溯夏而申言之也。集。就也。詩曰。有命
既集。享者。上文所謂天命之多享也。間。代也。言彼天釋有
夏者。乃惟夏桀圖謀其政。不就於天命之多享。天遂下是
喪亡。以有殷代之也。明非天庸釋有夏也。
述曰。引詩者。大明文。毛傳云。集。就也。詩疏云。鳥止謂之集。
是集為就也。間。代。釋詁文。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音捐
此承上文申言夏者。遞殷而申言之也。無逸言艱難乃逸

者。是無逸其逸也。無逸言不知艱難乃逸者。是逸其逸也。蠲絜也。酒誥曰弗蠲乃事。自政言之也。呂刑曰。上帝不蠲。自天言之也。烝衆也。言此天釋有般者。乃惟爾商後王紂。逸其逸。圖謀其政。不絜者衆。故天惟下是喪亡也。明非天庸釋有般也。絜與潔同

述曰。蠲絜。詩天保毛傳義也。烝衆釋詁文。釋文引馬云。蠲明也。烝升也。蠲明。釋言文。釋詁云。烝進也。升猶進也。孫氏云。言無明德升聞于天。此言德言聞。於經病添文也。江氏云。不絜升聞于上此猶酒誥言腥聞在上也。然苟言升不言聞。於文未洽也。絜與潔通。蔡傳云。不潔而穢。不進而息。此析而言之。則碎矣。且如曰不絜不進。將無晦乎。僞傳云。

不絜進于善。亦於經病添文也。孫今攷之。不蠲烝。猶上文言惟天不畀純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此承上文言殷者。而推其將釋未釋之時也。聖者。程子謂通明之稱也。周官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罔念者。無念也。猶康誥言弗念也。詩曰。具曰予聖。聖而弗念。則作狂之漸。蔡氏謂禹戒舜無若丹朱傲。是也。鴻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狂而能念。則作聖之功。蔡氏謂大甲悔過。是也。須待也。暇者。以年日假之也。其曰五年者。以天道一變推之也。易曰。五歲再閏。蓋天道五年則一變焉。故古之言人國之亡者。

以是爲遲速。晉卜偃言虢之亡曰。是天奪之鑒。又曰。不可以五稔。晉叔向言鄭伯有之亡曰。所謂不及五稔者。言其亡之速也。五稔卽五年也。今經言天之須紂者。則曰五年。言其亡之遲也。以爲殷紂之狂。宜其速亡。今至武王伐紂之年乃亡者。以此知天惟須其一變也。此自紂亡之年。而推其前之不遠亡爾。猶鴻範言天之錫禹。而推其前之不畀鯀也。僞傳言五年曰。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非也。武王固無觀兵而還師者矣。如以服喪三年爲須紂也。則天豈以須紂故而喪文王乎。或曰。五年之實。殆在周書大誓武成諸篇闕亡之中。非也。蓋經推天心以爲言。則無可爲斥實之辭。子孫。謂紂也。言紂爲殷子孫。紂雖狂。天不遽釋

有殷惟以五年待而假之殷子孫大作民主蓋庶幾其克念作民主之聖矣而紂無可念而聽天命者明天不得不釋之也○或曰孔子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今聖狂以一念作之何也曰上知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其不有罔念者也若堯舜性之之聖也雖習不移也聖而戒其罔念者若湯武反之之聖也以習而移也舜雖性之禹猶戒舜知其不自聖也下愚者自暴不可與有言自棄不可與有爲其不有克念者也若微子言紂之狂也性雖近而不習不習則不移也非其性之不善也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也者習

之所繇正也。念也者。學之所繇本也。知仁上知之知去聲大甲之大音太稔而甚反還音旋喪文王之喪去聲兌讀作說音悅

述曰。引周官者。大司徒文。引詩者。正月文。須待。釋詁文。暇一作夏。詩皇矣及武疏引鄭云。夏之言暇。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鄭言五年者。非也。僞傳則因鄭說而小變之爾。蓋傳自九年數之也。詳大誓疏。蔡傳云。五年。必有指實而言。蔡亦意言之爾。或曰。言既克商五年而殺武庚也。非也。五年之中周既誕作民主矣。亦何所須乎下文言臣我監五祀。豈稱五年乎。如其言。則此下諸文。皆不貫也。或曰。夏者有夏也。此天將釋有殷。而又不釋有夏。故須待有夏之子孫。若杞鄫

者也。亦非也。經以夏證殷。爾如直以待有夏言。何與於告殷乎。禮記鄉飲酒義云。夏之爲言假也。大傳云。夏者假也。暇與夏通。則暇者假也。詩武疏引此經云。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蓋有湯字。今本無之。此承上文而言。雖不言湯。亦明也。其言暇之子孫。與上文所謂進之恭者。其爲文同也。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以一句讀也。其曰子孫者。可徵讀之。爾詩疏引之。蓋失其讀歟。引易者繫辭傳文。引卜偃者僖二年左傳文。蓋爲僖五年晉滅虢言也。引叔向者襄二十七年左傳文。蓋爲襄三十年鄭殺伯有言也。杜注云。稔熟也。又云。稔年也。釋文云。穀一熟故爲一年。是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安而行之。孟子云。堯舜性之

也。又云。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又云。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程子以下愚言紂而以自暴自棄爲下愚。蓋以孟子明孔子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韓子原性。自孔子謂不移者而言之。以爲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然則下愚以性不善而不移也。其於上知。是性相遠也。豈其然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蓋百姓亦繼天地而生焉。固繼善者也。其成性之偏。非其惡也。成性則人受之矣。人受之則有

雜乎氣質之性者矣。孟子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而又言忍性也。夫苟非性善。又何以能責之忍性哉。此性相近之繇也。相近則反之而可矣。故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或曰。紂習於惡而移者爾。非也。紂之父曰帝乙。周書以明德稱矣。微子。紂庶兄也。箕子其父師也。比干其少師也。西伯其大臣也。祖伊其諫臣也。豈所謂習於惡而移者乎。妲己及蜚廉惡來。助紂者爾。非紂習之而移也。然紂處諸聖賢閒。卒以賊仁義而爲一夫。何也。自暴自棄而不習於善故也。是下愚也。夫愚者不及知。不知所以行。中

庸言道之不行也。則曰愚者不及也。況下愚乎。兌命者禮學記所引文也。兌古通說。詩武疏云。天生紂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須暇者。設教之言爾。今書疏言此經者略同。且謂其實非天望其後悔也。是何其釋經而反以違經也。夫苟非其實。何以爲教哉。漢書董仲舒傳於天出災異以告警之者。謂其仁愛人君。則明於其須暇者也。僞傳云。事無可念。言無可聽。蓋以爲若多士所謂天罔念聞也。然多士所謂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者。非謂紂之聽祖訓而念之乎。則此當自紂之念聽言也。言紂之不克念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上文以言夏者言殷。既言乎天降時喪。紂罔可作民主矣。

此又言乎有邦開之。而求其代殷作民主者也。威者鄭氏謂災異之威也。開之爲言牖也。若詩言天之牖民也。多士之言紂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則天宜開牖其顧天者矣。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言天惟求民主於爾多方。大動以災異之威。將開牖其顧天者。惟若爾多方。無堪顧之。明其不得代殷作民主也。祇音支 諟音是

述曰。鄭義見詩譜序疏。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又云。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此災異之威也。孫氏謂墨子言紂云。天不序其德。夜中十日。雨土于亳。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此紂時之災異也。引詩者詩板文。大甲者大學所引文也。諟古是字。詩譜序疏引鄭云。

厪由視念也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由與猶通蔡傳以顧爲眷顧與鄭略同今不從者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此言天顧也非言顧天也釋詁云堪勝也今不出之者堪爲今之恒言可無訓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言周以有邦間之而代殷作民主者固天簡之也典主也天子則主祭神天矣神天猶皇天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言惟我周王善承于衆民則能堪用德惟宜主神天蓋衆民者神天之命所繫也此多士所謂丕

靈承帝事也卽上文所謂顧天也式用也教者呂氏謂思

若起之行若翼之非諄諄然教之也休者若伐紂之卜休

也君正也言我周旣用德矣天惟用教我以休美簡我畀

以殷命遂以民主正爾多方此詩所謂於昭于天皇以閒

之也猶上文所謂克以爾多方簡也○自周公曰王若曰

而下至此十八節皆總告而先命之者也蓋殷紂圖天之

命猶乎夏桀天求如湯之代夏者而代殷焉爾多方不能

應天之求故以命我周也呂氏謂今天旣命我周爾猶不

靜何邪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信

哉故下文遂分告而申命之於昭之於音烏讋之涉反

述曰說文云敷主也典與敷通引易者說卦文詩云皇矣

上帝。毛傳云。皐大也。蓋皇天之義也。釋言云。式用也。引詩者。詩桓文。鄭桓箋云。皐君也。漢書注云。讋懼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自此而下四節。皆分告四國而申命之也。上文總告之辭。既曰我惟大降爾命矣。故於此分告之。辭則別之曰四國民。經不言四國君者。四國之叛罪其君而赦其民。故今之告命不及其君也。告命四國。而不斥言二叔者。爲親者諱也。曷敢者。何敢也。言大降爾命者。明所以多誥之繇也。爲去聲。

述曰。多方之文。經自挈之云。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又云。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

民命。又云。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皆挈下而秩然也。白虎通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甫與父通。繇今攷之。多方及多士諸篇。皆周公傳成王之命者。豈以兄弟言乎。宜稱其爲親者諱焉。僞傳於上文云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於此經云。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何其妄也。書疏云。大下。黜。又云。民命。謂民以君爲命。此曲說也。下文云。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僞傳則云。汝其有不用我命。傳不自歧邪。彼疏安能以我命爲民命邪。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勉其將來而告之也。忱信。裕寬也。信則無不可行。故進退有餘裕也。不信而四國叛亂，則多方雖寬，亦無所容矣。爾何不信而裕之于爾多方乎。介助也。夾助猶左傳所謂夾輔也。乂古通艾。相也。言治其事而相之也。享天之命。顧上文而言也。爾何不夾助而相我周王享天之命乎。尚猶也。畋治田也。言宅與田者。蔡氏謂叛罪則瀦其宅收其田也。惠順。熙光也。享天之命則有光矣。順之者鴻範所謂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也。言今爾猶居爾宅治爾田。爾何不順王光天之命乎。曷何也。諸言爾曷不者所以勉其將來也。自上文言今我誥者而婉言之也。相去聲 瀦音豬

述曰。忱信。裕寬。詳康誥疏。論語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又云。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孟子云。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介。助。詳召誥疏。僖四年左傳云。以夾輔周室。蓋輔者助也。僞傳云。夾。近也。釋文云。夾音協。疏云。夾其旁。故近也。釋詁云。介。大也。又云。介。善也。僞傳以爲近大。於文未適也。孫氏以爲近善。於義未融也。乂王者至善也。豈近之已乎。釋詁云。乂。治也。又云。艾。相也。詩或肅或艾。漢志艾用三德。鴻範皆作乂。蓋古通也。詩常武箋云。猶。尚也。今轉注之。僖三十三年左傳云。王孫滿尚幼。謂猶幼也。此尚不訓庶幾者。以經有曷不之文。異於下文言尚永力畋爾田者也。猶鴻範釋極者之宜異也。說文引此經而說之云。畋。平田也。治猶平也。禮檀弓云。汙其宮而豬焉。言斷弒逆

之獄也。詩無田甫田疏引書宅爾宅畋爾田。蓋畋作田也。
惠順。釋言文。熙光。釋詁文。周語云。熙廣也。蔡傳以言此經。
今不從者。天命至廣。不可言廣之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戒其將來而告之也。迪屢者。迪導之屢次也。卽下文謂此誥爲敎告之再三者也。故上文稱多誥焉。愛謂仁愛也。上文所謂夾介惠王者。愛君也。所謂爾宅爾田者。自愛也。爾乃迪導之屢次而不靜乎。是爾心其未愛矣。蓋未愛之心。爾乃諸惡所繇動也。故特言之。宅猶安也。爾乃不大安天命乎。播猶康誥乃別播敷之播。瑣屑而播敷天命。猶上

文所謂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也。爾乃瑣屑不安而播敷天命乎。典灋也。圖忱者謀信也。以不灋圖忱。非上文所謂忱裕也。蓋小人謀信于君子而欺之也。爾乃自爲不灋而謀信于正直乎。諸言爾乃者。所以戒其將來也。自上文言今爾者而轉言之也。王氏謂戒其將來是也。○謹案康誥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又其言不可不殺者曰。自作不典。繇是言之。如多方此經。果數其既往。非戒其將來也。則當卽大罰殛之。尙何爲以此多誥而敎告之再三邪。大誥言殷小腆者曰。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四國君之武庚。所爲不大宅天命而屑播天命。自作不典者也。故大誥言民不靜者。

從其君之叛也。彼四國君。我既大罰殛之矣。今鑒於四國君之既往。而戒乎四國民之將來。蓋此之所告宜然也。

述曰。釋詁云。迪道也。道與導通。釋詁屢數義同。僞傳云。汝所蹈行數爲不安。蓋以道通蹈也。釋詁云。迪作也。孫氏云。迪屢猶言屢迪。汝數作不靜。皆於文未適也。況非其事實乎。今以康誥言迪屢未同者推之。其上文云。爽惟民迪吉康。又云。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謂迪導也。迪導之數。則屢次矣。僞傳云。未愛我周。蔡傳云。未知自愛。兼而言之。皆仁愛也。孟子云。曠安宅而不居。蓋宅有安之義焉。蔡傳云。爾乃不大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今据經言爾乃者四。皆別一義也。不大安天命。是輕棄之也。非

別一義也。釋詁云。典。灋常也。則典亦灋也。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以一句讀也。釋詁云。正。長也。江氏以言此經。謂謀取信于長上。非也。不典之民。則叛上也。奚謀取信乎。若以從四國君而言。則非其自作也。王義見書疏。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時是也。是今之誥也。戰。懼也。要囚者。上文所謂要囚殄戮多罪也。再三者。承教告而言。上文所謂多誥也。猶史記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殛。誅。秉。執。速。召也。蓋四國民從其君之叛。今罪其君而赦其民。赦之而幸有田宅。則非要

囚之矣。苟其又叛。當要囚之。故今之教告。欲免後之要囚焉。言今我惟是其教告爾者。我惟是其懼要囚爾也。今教告至于再三矣。乃有又叛不用我下爾告命。我乃其要囚而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而不樂安爾。乃惟爾自召其罪也。

述曰。戰懼。釋詁文。大傳云。戰者憚驚之也。蓋戰有懼之義焉。引史記者屈原傳言離騷篇也。僞傳於上文王來自奄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王親征奄。滅其國。於此經云。其教告之。謂訊以文告。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蓋僞傳以戰爲戰伐。以爲伐紂其一也。故僞傳又云。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

之事。是不然也。如其說。則戮要囚之。故大罰殛之也。經何以又云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乎。蔡傳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是亦不然也。康誥云。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此所謂要囚殄戮多罪也。然則赦之而幸有田宅者。不可謂要囚之也。漢書梁懷王傳言天子遣持節者移書云。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蓋隱栝此經而敎告之也。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則速亦召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自此而下六節。皆分告多士而申命之也。蓋主殷言者多也。稱有方者猶上文稱有邦也。此以多士而變多方之文

爾。

述曰。猷告爾有方多士以一句讀也。如於上文讀王若曰猷。以猷之一字爲句焉。則此云嗚呼猷者。於文未適也。下文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蔡傳以連此經而言之。則告有方多士與告殷多士者。其言無以別矣。下文云。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蔡傳云。多方疑作多士。蓋緣是而致疑也。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監平聲臬魚列反

自此而下四節。告殷多士也。主殷故先之。監謂三監也。五祀五年也。從殷制言故曰祀。武王既克商五年而崩。其節天子位在克商之年也。蓋在位六年矣。既崩而殷叛。本其

未叛而言不數其叛年故殷多士則臣我監五祀也越于
也曰胥曰伯曰正皆長也蔡氏謂周官以爲名是也多衆
也多正者猶洛誥言多子也不言小大多胥多伯者互見
省文也臬灋也蓋今爾奔走臣事我三監者五祀矣于爾
惟有小大衆長官焉爾當無不能灋也灋與法通大學曰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長丁文反
逝曰僞傳云監謂成周之監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還本
土書疏引王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蓋僞傳與王
同此從多士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而爲之說爾夫
成周土中樂土也既還之矣而五年還之何也下文云爾
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豈五年而謂之永乎蔡傳云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殷士遷洛。臣服我監。于今五年。又云。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爾今言五祀。則殷民之遷固在作洛前矣。此蔡不從多士序也。夫作洛前而遷殷民。蔡義得焉。謂成王即政而殷民遷者。既五祀也。不猶失乎。互詳多士疏。周官地官注云。正胥皆長也。釋詁云。胥相也。有相人之才。故長人也。釋詁云。伯長也。爾無正箋云。正長也。周官之名。若大胥小胥宗伯宮伯酒正黨正者是也。釋詁云。衆多也。今轉注之。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蓋大傳惟作維。伯作賦。正作

政也。此所引書。不稱篇名。將多方之異文歟。將佚篇之逸文歟。宣十五年公羊傳與大傳說同。然無所引書也。江氏云。胥謂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周官胥徒注云。此民給繇役者。小司徒云。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蓋多政存焉。此申伏義也。以列此篇上下經文義不貫也。臯灋。詳康誥疏。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睦。敬和也。自作不和。蔡氏謂其身也。爾室不睦。蔡氏謂其家也。此告殷多士。故稱其邑焉。言爾身爾家。皆惟和。其不和者。至於爾邑。皆能明。是和此治內及外之灋也。則爾惟

能勸汝事矣。召誥言殷御事者曰。節性。惟日其邁。蓋和以勸也。此申言上文克臬之義。

述曰。說文云。睦。敬和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不忌忌也。其爲文猶詩言不顯不時也。康誥曰。惟文王之敬忌。蓋所敬者吉德。所忌者凶德也。凶德者。上文所謂不和不睦者也。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又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蓋不貴則忌之矣。易之言君子曰。居德則忌。言忌于凶德也。中庸所以戒小人而無忌憚也。臯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又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日嚴

祇敬六德。言敬于吉德也。爾雅曰、穆穆敬也。惟敬而後能和。吉德之事也。左傳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記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此上文所謂勤事也。亦總也。則以者猶論語則以學文之例也。閱簡也。介者上文所謂夾介也。言今爾猶不忌于凶德乎。總則以吉德穆穆之敬在汝位。斯我能簡于汝邑謀介助矣。召誥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蓋謀介也。此結上文惟和之意。而起下文大介之義。

述曰。詩桑柔云。胡斯畏忌。則忌者畏也。詩文王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鄭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此古之活辭也。孝經言雖得之者。謂雖以凶德而自得也。樂記云。德者得也。唐元宗注云。雖得志於人上。志之爲言。以言孝經。病添文矣。引易者夬象傳文。詳康誥疏。引爾雅者釋詁文。引左傳者文十八年文。引記者樂記文。亦總詳皋陶謨疏。穆穆敬德。蓋莫大焉。不可以亦且言也。如以亦且言。不當曰則亦以乎。易繫辭傳云。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曰亦曰則。其辭類然也。釋詁云。則瀆也。以言此經。於文未適也。周官大司馬云。中冬教大閱。注云。簡軍實。則閱者簡也。蔡傳云。忌畏也。穆穆和敬貌。爾多士庶幾不畏頑民凶德。亦則以和敬處爾位。以潛消其戾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倘何可畏之有

哉。此蔡自爲其義。而於其事則非也。多士云。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然則殷多士固從叛者也。言凶德者。以戒殷多士也。非以言頑民也。說文云。惎。忌也。周書曰。上不惎于凶德。此所引無爾字。尙作上。忌作惎。蓋異文也。上古通尙。於文亦適也。江氏以君上言之。非也。王命之誥。豈宜以上之忌不忌爲言乎。僞傳云。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入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

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自時洛邑者。以將遷洛而言也。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言既命而遂遷

之也。多方曰。王來自奄。又曰。我惟大降爾命。今曰。爾乃自時洛邑。言將遷而特命之也。洛邑者。未作洛之稱也。旣作洛之稱。召誥則曰新邑。洛誥則曰洛師。洛誥之脫簡則曰新大邑。多士。則曰新邑洛。皆無稱洛邑者。今曰洛邑。亦可見遷殷民非作洛後。告多方非作洛卽政後也。尙庶幾也。言田不言宅者。從可知也。大介。謂夾介之大者。猶禮稱上介也。詩曰。是用大介。今曰其大介者。自殷多士而簡其大介者也。以大臣助王言。則曰大介。以大臣服官言。則曰大僚。蓋殷多士皆臣我監。而未揚于王庭。故以王之大臣期之也。賚。賜。迪。進也。尙。上也。大僚則上矣。服事。僚官也。言爾乃自是洛邑。庶幾永力治爾田。天惟將與哀矜爾。我有周

惟於其大介而賜爾。進擇在王朝。上爾之事。有事在大位之官也。多士之言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今曰大僚。則如其意而過焉。此申言上文謀介之意。

述曰。洛與雒通。周書作雒篇云。武王。歲十二月。崩。周公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以畔。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二年。又作師旅攻殷。辟三叔。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又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孔鼂注云。九畢成周之地。夫成周者。洛也。其遷從叛之俘。稱曰獻民。非書瀗也。然此固見遷殷民於作雒前矣。釋言云。庶幾。尚也。今轉注之。此尚不訓猶者。以經有永力之文。異於上文言今爾尚畋爾田者也。儀禮聘禮云。上介及衆介。蓋衆介助使者。上介尤尊也。

引詩者詩酌文鄭箋云介助也有致死之士助之是也釋詁云賚錫賜也蔡傳云我有周亦將大助錫爾蓋經言其大介者蔡謂將大助也以爲其者將然之辭賚者周大助之也此於義未融也經曰夾介曰謀介曰大介皆自殷人而言也其者簡殷多士之辭經曰天惟曰我有周惟曰其大介其之爲言躍如也釋詁云迪進也寮官也僚與寮通易云大有上吉謂上九也繫辭傳說之云又以尚賢也言尚賢於上也易蠱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今則事王侯而尚其事者乎於文自適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

天之罰。離逖爾土。頗採皆平聲

此告有方多士也。故曰惟爾多方享獻也。言獻誠也。若商書所謂人自獻者也。言凡民者以多士爲凡民之表也。王命者卽今之告命也。採取。逖遠也。言爾不能相勸信我之告命。爾總則惟不能獻誠。凡爾民將惟曰不獻誠矣。爾乃惟逸豫惟頗僻。大違遠王命。則惟爾多方自取天罰之威。我則致爾天威之罰。當離遠爾土也。王制言移之不變者。則曰屏之遠方。蓋離逖之罰也。此不惟若今殷多士之移爾遐逖者矣。以今王命若斯而多方猶大違之。故其罰尤遠也。屏并上聲

述曰。享獻。採取。釋詁文。或曰。經於不克享言亦者。自殷多

士言之也。非也。上文告殷多士者。固期其克享也。孫氏以
不克享天命爲言。亦非也。蓋此無天命之文。與上文言不
克享者不同。洛誥云。凡民惟曰不享。蓋其不獻誠也。釋詁
云。遏逷也。逖與逷通。書疏引鄭云。分辯奪汝土也。今以逖
義言之。鄭於文未洽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
則無我怨。祗音支

此總告而申結之也。其先之總告者。既曰我惟大降爾命。
爾罔不知。故今之總告者。終致戒焉。祗敬也。又曰者。丁寧
之辭。呂氏謂所以形容其惓惓誥已終而猶有餘也。時是
也。初者蔡氏謂與之更始也。言敬于和者。終舉誥中之大

要也。其不克若斯者。是不知王命多誥而自取戾也。故曰則無我怨。蔡氏曰。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可見。是也。更平聲

述曰。時惟爾初。從初絕句。焉孫氏讀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蓋以爲今遷之故也。是誥已終矣。而又以一言追責之。彼聞者何以堪乎。是失其誥辭之善也。且加其讀經當如多士之言遷者曰。無我怨可矣。則之爲言於文未適也。則無我怨者。毖後云爾。豈懲前者耶。僞傳云。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蓋孫氏言遷不言誅而讀與傳同。傳固遺乎則之爲言矣。多方一篇有總告焉。有分告焉。三國志云。周公之誥煩而悉。蓋若斯者歟。

尙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三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四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立政

此周公告成王以人立政也。卽國所繇立也。萬世之政要也。史於是乎記焉。

述曰。序云。周公作立政。史記說同。今攷下文云周公若曰。又云。周公曰則周史記之。非周公所作也。蔡傳云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亦從序而爲之說爾。繇蔡言之。

周公所作者。孰爲其首邪。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

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左音佐綴之銳反賁音奔鮮上聲

周公自言其拜者。所以重其告也。嗣天子王者。言繼天子之王也。蓋以人立政。天子所以代天工。而為天下王也。用以也。咸猶徧也。此周公一人之言。統以下文常伯諸政徧戒于王也。左右。助也。言王之助也。伯。長也。常長民者。牧也。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蓋伯與牧。一也。今言常伯。不惟州伯焉。凡大臣司牧而長民者。皆是也。常任。謂常任事也。準。灋平也。準人。平灋之人也。蔡氏以此為下文三事。是也。不言牧人。任人。常準者。互文而可知也。故下文總之曰。其惟克用常

人。呂氏謂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輔政大臣別名爾。是也。此先常伯。次常任。次準人。序之正也。故下文曰。惟有司之牧夫。蓋立政必先養民也。下文於夏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於自古商人。及周文王曰。立事。牧夫。準人。序之變也。於文武曰。任人。準夫。牧。於成王曰。立事。準人。牧夫。亦序之變也。序之正。以明其常職。序之變。以明其迭用。皆互文也。經獨無先準人者。蓋立政不先用灋也。綴衣者。聯綴室衣。若周官幕人之職也。顧命曰。狄設黼扆綴衣。蓋近臣也。列女傳曰。楚頃襄王宮垣衣繡。民人無禍。以此見綴衣當慎焉。虎賁者。如虎之奔。周官虎賁氏也。亦近臣也。呂氏謂於侍御中。錯舉二者。以見

其餘爾是也。此先綴衣。次虎賁。下文曰。虎賁綴衣。亦互文也。明其奉侍無常所也。蓋常伯常任準人。大臣之左右王者也。綴衣虎賁。近臣之左右王者也。又書周公曰者。特敘其歎重之辭也。休美。恤憂。鮮少也。蔡氏曰。周公歎言美矣此官。然知憂其得人者少也。長丁丈反莫音暮頃平聲

遮曰。書疏引王云。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周公讚羣臣之辭。蔡傳從之非也。顧命云。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此會羣臣而告之者。言天子也。豈言百官乎。今攷經下文云。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是其爲周公一人之言也。蓋周公爲冢宰。統百官焉。其言百官。宜也。若百官自言之。不嫌於

干進乎。咸義詳酒誥疏。釋詁。左右與助義同。如以左右之近言之。則常伯牧民。非常在王左右者也。林氏云。常伯而曰左右者。蓋以牧伯兼公卿也。今攷經下文云。大都小伯。又云。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皆自常伯等而推言之。皆非常在王左右者也。蓋以左右之助言之。則遠近大小。兼公卿與。不兼者。無不在其中矣。書疏於下文言文武者引王云。牧者。諸侯之長也。於義未悉也。文選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漢書百官表注云。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古文苑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蓋言常任亦侍中也。皆以左右之近而爲之說。爾。伯。長。釋詁文。說文引作伯。蓋古文之假借

也。說文云。準平也。从水。又云。灋平也。平之如水。莊子云。平
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灋也。漢石經。準作辟。釋詁云。辟
灋也。揚雄雍州牧箴。綴衣作贅衣。詩長發云。爲下國綴旒。
襄十六年公羊傳云。君若贅旒然。贅與綴通。其例也。詩長
發毛傳云。綴表也。蓋聯綴之以表其外也。周官云。幕人下
士一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
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坐上承塵也。凡四物者。
以綬連繫焉。蓋綴之爲室衣也。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
補綴。僞傳以言此經。謂綴衣掌衣服。非也。司服之官。蓋統
於下文左右百司矣。如綴衣非以室衣言也。顧命何以言
出綴衣于庭乎。宋史太祖紀云。荊南節度使高繼沖進桂

衣屛風。此雖微而愼書之者也。周官云。虎賁氏。下大夫二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蓋近臣也。釋詁云。鮮。罕也。罕。猶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敎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籲羊灼反恂音荀行平聲

此言夏后之知恤也。有室者。有夏之有室。蓋王室也。競。彊也。大競。謂至彊也。詩曰。無競維人。籲。呼也。俊。謂賢人。蓋招呼賢人也。賢人皆上帝之命。故籲俊。卽尊上帝焉。論語稱湯所以言簡在帝心也。知。卽知恤之知。迪知。謂導之使知

也。猶君奭言迪知天威也。忱。誠。恂。信也。九德者。蔡氏謂卽皐陶謨與禹所言之九德。是也。九德非徒信于其所言。而誠信于其所行。此籲俊之道也。皐陶謨所謂亦行有九德也。此承上文知恤而言。蓋古之人臣以兹迪導者。惟有夏焉。乃其有夏王室至疆者惟招呼賢人以尊上帝。有導其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者也。敢告教者。卽其所迪導也。孟子所以言臣其所受教也。宅。居也。謂以人居官也。蘇氏曰。事。謂常任。牧。謂常伯。準。謂準人。是也。丕。大也。謀面而以大訓言德。論語所謂論篤色莊者也。言迪導者。乃敢告教其君曰。今拜手稽首我君矣。曰。官居乃任事。官居乃牧伯。官居乃準人。此惟我君矣。謀面而以大訓言德。則遂乃官居其

人。是徒信于其所言。非誠信于其所行也。此乃三者所居無義德之民矣。此以明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也。而周公今拜言于王者。不既古之人有然乎。此亦以明之矣。

述曰。競彊。釋言文。僞傳云。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彊。非也。私室大彊。則凶于而國矣。豈宜稱邪。蔡傳云。當王室大彊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此於義未融也。無競維人。詩抑及烈文。皆有其文。毛烈文傳云。競彊也。鄭抑箋云。人君爲政。无彊于得賢人。其義也。說文云。籲呼也。釋言云。俊髦也。髦者。賢人。詩棫樸所以言髦士也。說文云。忱誠也。恂信。釋詁文。宅居。釋言文。書疏引鄭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今攷上文告成王者。必從周制矣。而亦曰常伯。則牧

伯通稱也。互詳盤庚疏。廣雅云。訓。順也。蔡傳云。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今不出之者。訓言之義。於義尤悉也。下文云。不訓于德。亦訓言也。漢石經。謀上有亂字。或曰。治謀也。周書芮良夫篇云。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此謀面之害也。堯典云。五宅三居。僞傳以三宅爲三居。以爲罪無義民也。於文未洽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此言夏桀之不知恤也。往任。任者。蔡氏謂往昔先王任三宅也。言夏桀昏德。惟乃弗爲往者俊德之任。是惟任暴德也。故桀亡無後焉。桀德暴德。皆稱德者。孝經所謂凶德也。

述曰。宣三年左傳云。桀有昏德。蓋桀亦德其所德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見賢徧反

此言商湯之知人也。越及也。陟升也。蔡氏謂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也。釐理。耿光也。升而大理上帝之光命。若孟子言治天職也。蔡氏曰宅以位言。俊以德言。三宅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有常伯常任準人之德者是也。鴻範曰。俊民用章。君奭曰。明我俊民。然則三俊其章明而未宅官者矣。蔡氏謂三俊其儲養待用也。即就也。言湯用爲三有宅者。能就是宅。稱曰三有俊者。能就是俊。蓋亦忱恂而得人也。惟思。式灋也。湯嚴思乎三宅三俊而大灋之。故能

用是三宅三俊。呂氏謂若孟子言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見德者著其德也。中庸稱至誠之德曰。見而民莫不敬。言其近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以和于其邑。其遠在四方。用大爕乎三宅三俊者著其德。此中庸所謂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厭去聲

述曰。陟升。爕理。詳堯典疏。說文引杜林云。耿光也。僞傳云。剛柔正直。三德之俊。此不承上文而言。於義未融也。詩板箋云。即就也。惟思。釋詁文。說文云。式灋也。蔡傳云。四方觀灋大之至也。蔡讀見如字焉。今攷於經。其連言用者。皆湯用之也。繇蔡言之。則用丕式者。是民用之。非湯用之也。其義歧矣。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暋眉謹反

此言商受之不知恤也。受德猶桀德。馬氏謂受所爲德也。暋強也。言務力而自強者也。詩之言受曰。天降滔德。女興是力。羞進也。進刑者尚刑罰而進用之也。蓋暴德者必先暴刑焉。庶衆也。言受德所自強者。惟進刑暴德之人同居于其國。乃惟衆習逸德之人。同任于其政。蓋受所自強者。皆不當自強者也。同于厥邦者必同于厥政。互文也。非暴德無以成其逸德。故皆有同焉。伻使。式用。奄大。甸治也。言上帝敬罰之。乃使我周有此中夏。用商所受命。而大治萬

民也。強平聲

述曰。馬義見釋文。周書克殷篇云。殷末孫受德。呂氏春秋云。受德乃紂也。西伯戡黎序云。奔告于受。書疏於其序引鄭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僞傳云。受德紂字。蓋襲而爲之說焉。繇今攷之。受與紂聲之轉。爾豈其稱受德乎。加以受德爲稱。則上文所謂桀德者何邪。釋詁云。務昏暋強也。蓋暋與務與昏亦義同。皆強力以自勉之也。強讀平聲。康誥云。暋不畏死。其義也。今此經義同。強讀上聲。盤庚云。不昏作勞。其義也。爾雅釋文云。強其丈反。於義未悉也。釋詁云。台朕畀予也。台朕義讀予平聲。台畀義讀予上聲。爾雅釋文云。予

羊女反。亦於義未悉也。詳堯典不台疏。引詩者詩蕩文。詳堯典滔天疏。羞進。庶衆皆釋詁文。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以一句讀也。其曰人者。可微讀之爾。下句讀亦然也。書疏引王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此王據多方言之也。然立政之義。存乎嚴敬。非以寬假爲義也。伻使。詳洛誥疏。式用。釋言文。說文云、奄大有餘也。詩信南山毛傳云。甸。治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灼音勺長丁丈反

自此而下三節。言文武之知恤也。灼明也。長伯統三事而言。蔡氏曰。三宅。三俊皆曰心者。所謂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

事上帝。則天職修而立人長伯也。夏之尊帝。商之釐命。周
之敬事。其義一也。
逖曰。灼。一作焯。說文云。焯。明也。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漢
石經。俊作會。今攷古會字。蓋俊之文殘而譌爾。說文固
作俊也。蔡傳云。長伯。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二
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今不出之者。以偏言乎常
伯之牧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蔡氏謂此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以職言。故曰事。是也。
夫者若詩言三事大夫也。準人。可曰準夫。則任人。可曰任
夫。而牧人。牧夫。可知矣。皆互文也。作。爲也。立政首言三事

者。百官之長也。吳氏曰。其長既賢。則其所用無不賢者矣。

長丁丈反

述曰。僞傳云。爲天地人之三事。此於經病添文也。引詩者

雨無正文。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

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

阪。尹。趣七口反攜音畦大史之大音太阪音反

此承上文三事而推言之。以明立政之不可遺也。趣馬者

掌馬以聽取用者也。虎賁綴衣趣馬特見其名者。呂氏謂

以其扈衛親近也。尹正也。小官之正長。若周官虎賁氏之

下有旅賁氏。趣馬之下有牧師也。左右攜僕者。僕在左右

爲攜持者也。若周官大僕之贊弓矢御僕之相盥也。百司
庶府者。蔡氏謂若周官司裘司服內府大府之屬也。自虎
賁而下至此。皆內臣在王朝者也。經言表臣不言內臣者。
省文而可知也。大都小伯者。呂氏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
也。大都不言伯。小伯不言都。互文也。董氏謂猶詩言鉦人
伐鼓也。藝人者執技以事上者也。特見其名者。呂氏謂恐
其或興淫巧機詐也。表臣外也。呂氏謂表對裏之辭也。外臣
百司者。若周官司市司關之屬也。自大都而下至此。皆外
臣在王畿者也。周以藝人爲郊人。故序都伯之下焉。大史
者史官也。特見其名者。呂氏謂以其公天下後世之是非
也。大史察內外而記之。故序內外臣之下焉。尹伯者統言

內外臣之正長也。庶眾也。蓋眾皆常吉士也。呂氏謂歷數眾職而總結之。是也。皋陶謨言九德之人曰彰厥有常吉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者。蔡氏謂此諸侯之官。是也。說詳牧誓。蓋文王爲西伯。武王有天下。皆惟諸侯之官。司徒等爲諸侯三卿。故特見其名也。微盧者。夷之二國名。牧誓所謂微盧人也。或曰。牧誓所及者西夷南夷也。盧爲南夷。則微必西夷矣。立政言文武之際。自西而南。當兼言之也。烝眾也。三亳者。三分湯之舊都。鄭氏謂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阪險也。蓋山之坡阪。盤庚所謂適于山也。言夷人微盧之眾。三分亳都之險。皆爲之立尹。此邊隘之官也。皋陶謨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故微盧以其眾而尹之。若周

官夷服而外也。禮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故三毫以其險而尹之。若周官之司險也。蓋自文王以西伯專征伐時而已然也。言微盧以見四夷。言三亳以見中邦。亦省文而可知也。自司徒以下。惟數其職者。蔡氏謂蒙上庶常吉士之文也○謹案虎賁諸近臣。都伯藝人之微。以言立政者。何哉。蓋天子之朝大臣也。有其時。而常親者惟侍御焉。天子則與之習而漸移者也。詩曰。蹶維趣馬。幽王之政乖矣。周官若膳夫。寺人者。皆以屬於冢宰。其意微哉。漢武帝世。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則猶經術之遺也。季漢武侯表言於後主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其明於立政者乎。古之天下。雖封建也。其在都伯。猶今之郡縣任爾。官

卑而親民。天子之政。所繇行者也。禮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故曰。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此所以厲其爲吉士也。進而遠之。取其曲藝之長。而不以蔽乎大道也。故虞書稱堯流共工而咨垂。垂拜而讓。則其以德進者有之矣。非顧命稱垂之竹矢已也。左傳稱夏書曰。工執藝事以諫。則其以事舉以言揚者有之矣。明乎曲藝之人。皆以德事言三者誓之也。所謂三而一有者。明乎三者之百爲。彼惟一有爾。雖異於三而有一也。彼豈憸人之無有乎。魯語曰。莊公丹桓宮之

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此藝人也。非儉人也。其吉士也。古之立政者。豈其迂邪。長丁丈反大僕大府之大音太相去聲鉦音征數上聲轙蟻音還袁降音洪騶居衛反喠吐臥反遠去聲尊音樽

遄曰。周官云。趣馬。下士。阜一人。掌贊正良馬。以聽馭夫。蓋趣者。聽其取用也。校人云。三乘爲阜。阜一趣馬。詩雲漢云。趣馬師氏。毛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此毛言荒政也。而馬政通乎立政者可推矣。詩定之方中云。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以此明趣馬之爲吉士也。扈者後行。漢書所謂扈從也。釋言云。尹。正也。詩雨無正箋云。正。長也。周官云。旅賁氏。中士二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牧師。下士四人。掌牧地。皆統於其長也。周官云。大僕。下大夫二人。掌正王

之服位。王射則贊弓矢。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大祭祀相盥而登。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周官言司言府而爲內臣者。蔡氏略稱焉。若司几筵司尊彝玉府天府諸官。皆其屬也。周官云。載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云。司馬灋曰。王國四百里爲縣又云。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董氏者琮也。宋儒。鉦人伐鼓。詩采芑文。鉦人伐鉦。鼓人伐鼓。今互文爾。禮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蓋藝者技也。禮月令云。命工師效功。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此淫巧之戒也。禮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般

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此機詐之患也。封讀爲窆。謂下棺也。蔡傳云。呂氏曰。春外也。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也。縣今攷之。表臣次都伯者。蓋在王畿之外臣也。異乎在王朝之內臣矣。以周官言之。外府亦內臣也。內司服謂司后服者。司服謂司王服者。而不名之曰外也。司服亦內臣也。王制云。大史執簡記。蓋史之記言記動者也。詳酒誥疏。說文云。吉善也。僞傳云。衆掌常事之善士。疏云。謂士爲長官者。此不以爲總結之辭。非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蓋諸侯之官也。牧誓釋詳矣。而於

微未詳。今存或說焉。將墜緒其可尋也。烝衆。釋詁文。多方云。不備烝。其例也。釋詁云。烝君也。今不以言此經者。尹猶君也。於國人曰君。於天子曰尹。言君不言衆。無以見其設官之繇也。烝與阪對文。君蓋兼承之也。鄭義見書疏。又鄭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繇今攷之。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如三亳歸周。而文王自以官守之。非服事之義也。史記云。武乙去亳。徙河北。蓋紂都因焉。漢志。河南郡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蓋亳都也。漢志。河內郡朝歌縣。紂所都。此以亳視之。則亳在西矣。文王以西伯專征伐。設官守險。固其職也。不當以服文王者言也。偃師者。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也。朝歌者

今河南衛輝府淇縣也。漢志。河南郡成皋縣。故虎牢。或曰制。成皋者。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也。隱元年左傳云。制巖邑也。巖者。險也。續漢志。河南尹緱氏縣。有轘轅關。緱氏者連偃師。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也。戰國策云。塞轘轅緱氏之口。塞其險也。降谷者。函谷也。王氏鳴盛云。古讀降若洪。江氏云。降蓋函之聲轉也。續漢志。宏農郡宏農縣。故秦函谷關。蓋因險爲關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宏農者。今河南陝州靈寶縣也。新安者。今河南河南府新安縣也。繇是言之。成皋。轘轅。降谷。三者。湯之時不必有其名。而皆有其險。三者。皆亳也。月令云。邱陵阪險。則阪者。山之坡險也。漢書王尊傳云。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

折阪。曰。奈何數乘此險。言阪險也。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阪。蓋尸鄉在偃師。湯之都也。書疏引皇甫謐云。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蔡傳從之。非也。盤庚言湯之適于山者。蔡從鄭三亳義焉。今此經奚可違也。莊十二年左傳云。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遂云。公子御說奔亳。此蒙亳也。亳古通薄。漢志山陽郡薄縣。臣瓚云。湯所都。此後漢之穀熟縣也。湯未遷偃師。則居之矣。蓋蒙與穀熟。皆古商邱也。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也。王氏云。商邱平衍。與成皋等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是也。且商邱在東。非文王爲西伯。所能尹也。三亳猶三晉也。三齊也。皆一地而三分之也。昭四年左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水經注云。汳

水東逕大蒙城北。疑卽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括地志說同。且云。因景山爲名。非也。蒙亳之景山。蓋後人稱之爾。豈古名乎。景亳者偃師也。湯旣遷偃師而亦稱亳者。不忘本也。盤庚序云。將治亳殷。蓋湯舊都也。詩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故詩元鳥云。邦畿千里。遂云。景員維河。此景亳所繇稱也。湯有天下。去商邱而都此焉。其地。北。大河。南與東西。皆山也。故曰適于山。或曰。三亳者商州之西亳也。偃師之南亳也。近燕之北亳也。東亳非阪。故不及焉。商邱其東亳也。史記六國表云。禹興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皆在西方。列女傳云。契長堯使爲司徒。封之於亳。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爲天子。蓋

亳者。商也。此亳之始稱也。今陝西商州也。與漢杜陵近。湯之時統爲西亳者也。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也。史記封禪書云。雍州亳社。秦本紀云。寧公伐湯社。與亳戰。亳王奔戎。此自商而稱亳者也。戰國策云。韓西有宜陽商阪之塞。今在商州東南九十里。蓋亳阪也。昭九年左傳云。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杜注於亳闕焉。傳言列之。必邊險也。此近燕之北亳也。今不從者。以非一地而三分之也。且如其說。天下有四亳焉。今稱之爲三。非正名也。或曰。阪尹。地名也。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其義也。經以夷之一言冠之者。曰微。曰盧。曰烝。曰三亳。曰阪。曰尹。其地皆有夷也。蔡傳謂或以烝爲夷

名矣。左傳以亳與肅慎同稱。則三亳亦夷也。今不從者。但言其地。不言其官。而上無可蒙之文。於文未適也。周官云。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又云。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蓋阪尹也。引名山者。禮王制文。郰維趣馬。詩十月之交文。郰者。幽王之臣名也。引孔安國者。見宋書百官志。引武侯者。見三國志。此以史通經也。引藝事者。禮文王世子及王制文。禮注云。語。謂論說於郊學。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是其然矣。禮注云。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是不然也。蓋三者。即上文德事言也。非曲藝之三說也。三而有一。不可以言三而一有也。禮注云。董仲舒曰。

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蓋鄭讀曰遠之。曰於成均。是亦不然也。遠之於成均。以一句讀也。下文以及者。蒙上文遠之而言也。虞庠郊學。猶東膠也。東序也。瞽宗也。非成均也。

今謹奉乾隆十三年

欽定禮記義疏而脩說焉。蓋以周官言之。大司徒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此天子辟雍制也。古者四郊鄉學。其國學則成均也。鄉大夫以鄉飲酒禮。禮鄉之秀士。取爵堂上之尊。乃升秀士於郊學。王制謂之選士。是也。大司徒以賓興之禮。論選士於郊學。乃升選士之秀者於成均。王制謂之俊士。是也。曲藝者偏端之藝也。其於選士。不可同

日語矣。戒誓而他日又語之。後於論選士者。所以別之也。其語之三者。曰德進。曰事舉。曰言揚。夫豈以三者責其有哉。然三者之善。將有百爲。彼曲藝者。雖一不有也。是憸人也。立政之所戒也。故必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列。而以其藝爲之序。謂之郊人。遠之於俊士。以及遠之於選士也。遠之者厲之也。欲其以吉士進也。樂記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遠而下焉者。不將使進而上焉者乎。禮器云。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其在斯矣。禮言齒者。蓋以齒讓焉。夏書者襄十四年左傳所引文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自此而下三節。中言文王之知恤也。此承上文而言。蓋文

王不宅之謀面。惟能其宅心。乃能立此常任事常司牧之人。用能俊其有俊德者焉。蓋三宅於三俊取之。其克知三有宅心者。卽其灼見三有俊心而不失也。此於三事不言準人者。以任人。牧人。之克立。則準人之克立。可知也。大學所以言明德而使無訟也。成王終文王之政而久之。則遂刑措矣。非文王克立者啓之乎。

述曰。僞傳云。文王惟其能居心。傳以宅心爲居心。猶公羊傳言處心也。朱子云。宅心。卽三有宅心爾。若以爲處心。則云。克宅厥心。蓋朱子察傳之失也。漢石經。厥上無克字。作維厥度心。此今文也。維與惟義同。度與宅。則聲近而譌爾。詩皇矣云。帝度其心。昭二十八年左傳引詩而說之云。心

能制義曰度。江氏以言此經。於文未適也。以朱子之言例之。如江氏說。則云。維度厥心。豈本文乎。刑措詳康誥疏。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衆號令也。庶獄衆刑獄也。庶愼衆戒愼之政也。罔攸兼者。蔡氏謂不敢下侵庶職。是也。論語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此罔攸兼者也。用以。違去也。猶洛誥謂用戾爲以至也。言文王無所兼于庶職。惟有司之牧夫。是訓之以去。此如舜之命官。惟告之曰。往欽哉。蓋元首之明。布股肱而無叢脞者也。經於庶獄不言準人者。以其通於司牧之事也。呂刑言典獄者曰。非爾惟作天牧。謂此也。故下文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經於庶言庶愼不

言常任者。亦以其通於司牧之事也。左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言司牧。則常任。準人。皆在其中矣。蓋三事必備言之者。明其分職之才。三事或專言之者。明其通治之要也。○謹案爲治之道。在知人而任之。惟以人立政而已矣。中庸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荀子曰。有治人。無治灋。蓋君於其人者。知之明而任之專。則治灋以治人而立也。苟不任人而任灋焉。將自察其灋。必有下侵而兼之者。而人將遁於灋外。以委其咎於君。是兼之爲害也。昔諸葛丞相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亮謝之。夫爲相者。猶不可下侵也。而況天子王乎。諸葛丞相非任灋者。猶不可下侵也。而況任

瀸下侵者能爲治乎。簿音部　隔音融

述曰。孫氏云。庶獄庶慎。謂凡諸獄事。衆當慎之。下文云。式敬爾由獄。遂云。茲式有慎。故知慎即慎獄也。繇今攷之。庶獄在所慎之中。而庶慎不盡於獄也。周書八繁篇序云。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今其篇亡。夫王者之政。簡而不繁。蓋罔攸兼之義也。新序云。王者勞於求人。逸於得賢。僞傳以言此經。似矣。然經曰罔攸兼。下文又曰罔敢知。則此非以逸而不勞者言也。言文王恤其下侵者也。說文云。以用也。今轉注之。論語云。違之。謂去之也。僖九年左傳云。天威不違顏咫尺。謂若去之不遠也。蔡傳云。訓用命及違命者。命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蓋訓其用命者宜矣。

違命者責之治之而已。豈訓其違命者乎。引左傳者襄十四年文。引荀子者君道篇文。荀子之言此其不瘝者也。引諸葛丞相者見通鑑魏紀。或曰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是其任準也。皆下侵而兼之者也。今不言之。何也。蓋此所謂任準者任亙準也。宜以兼不兼者辨之也。秦準不亙。雖不兼焉。亦亡秦矣。何足言邪。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蔡氏曰。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爾。此言罔敢知。則若未嘗知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

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學者察焉。

述曰。書疏云。衆獄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何疏言之妄乎。老者老聃也。著道德經。世稱老子。其言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西漢之初。有稱黃帝之言者。以老氏傳之。漢書所謂黃老也。漢治頗行焉。先王之政。於是乎不立矣。莊者莊周也。其著書述老氏無爲者。世稱莊子。魏晉之閒。士大夫清譚。以老莊爲宗。於是乎有神州陸沈之禍。今攷於史。未嘗不歎傷之也。易艮象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論語稱曾子之言者義同。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

丕丕基。敉音米

此申言武王之知恤也。敉撫。替廢也。義德者卽上文言九德義民也。容德者容此義德也。三宅三俊皆所以容之也。秦誓言人之彥聖曰是能容之。蓋容德也。言亦及武王。率循文王。惟撫定其功。不敢廢其所用義德。率循文王。惟義德是謀。文王容此義德。武王亦從其容此義德。以並受此大而又大之業。蓋文王受命。武王亦並受命也。蔡氏謂周公於君奭言五臣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猶此也。

述曰。敉撫。替廢。詳大誥疏。蔡傳云。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蔡言容德者。

以秦誓休休有容而推之也。然秦誓所謂有容者。言於人之德有容也。今言其人有容之德。豈可約之曰容德乎。於文未洽也。義德容德非對文。据上文九德義民而可知也。僞傳云。從文王寬容之德。孫傳言之。則云從寬德可矣。謂寬德爲容德。可乎。亦於文未洽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相閒皆去聲

自此而下六節。言成王之當知恤也。稱曰孺子者。親之也。稱曰王者。尊之也。孺子王矣者。親之尊之而稱美之辭。詩曰。皇王烝哉。其爲文同也。我者。蔡氏謂我王也。三事皆立

政。獨於任人言立事者互文也。灼知者明知也。若順也。上文所謂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者。灼知其心所順也。非灼知無以爲灼見也。凡人順於斯者必常於斯。所謂庶常吉士者。順則其常矣。蔡氏謂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知人之要也。俾使。亂治也。相助也。皋陶謨所謂左右有民也。受民者即受丕丕基之實也。猶洛誥言受命必言受民也。閒者雜於其閒而閒之也。勿有閒之者。上文所謂罔攸兼罔敢知也。末終。惟思也。美士爲彥。蔡氏謂終思成德之美士。是也。上文所謂嚴惟丕式也。周公歎言孺子王矣。繼昔人而自今我王其立政乎。立之以任事。立之以準人。立之以牧夫。我王於三事其能明知其心所順

者。則大乃使治焉。相助我所受于天命之民。和平我衆刑獄衆戒愼之政。時則毋有雜於其閒而閒之。自時而一共話。時而一自言。我王則終思成德之美士。用乂治我所受民。其勿有閒之者如此。所謂大乃使治也。皆以其心所順者。忱恂而決之也。左音佐其閒之閒平聲

述曰。孺子詳洛誥疏。王義詳鴻範疏。蔡傳云。孺子今既王矣。此不以孺子王連稱。蔡本僞傳言之也。繇今攷之。經文當一例也。下文云。咸告孺子王矣。又云。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不皆以孺子王連稱乎。引詩者文王有聲文。釋詁云。烝君也。詩毛傳同。繇詩言之。是曰皇王君哉。蓋哉者稱美之辭。今矣之爲辭亦然也。詩淸廟傳云。相助也。釋詁云。閑

代也。代之。則雜於其間矣。蔡傳云。戒其勿以小人間之。蔡之爲義。下文所謂其勿以憸人也。然經言克灼知厥若矣。則其勿以憸人可知也。所可憂者君之意雜於其間爾。是不在我王終思者邪。故下文云。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蓋勿有閒之也。論衡引勿作物。以爲災物閒至也。此從異文而爲之說爾上下經文。義不貫也。末終。詳召誥疏。美士爲彥。釋訓文。釋詁云。話言也。今對文則異焉。說文云。話會合善言也。謂共話之言也。論語云。寢不言。謂自言之言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徽善也。受人之善言者。統受之乎古今人。若周公於無逸。於君奭。皆稱曰我聞。蓋明其爲古今人之言。而非一己之言。則誠善言也。文子文孫者。蔡氏謂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是也。詩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蓋武王後文王。以允文開之。當爲文子矣。是成王於武王亦爲文子。於文王則爲文孫也。故洛誥稱文王曰文祖。謀者自謀也。蔡氏謂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謀之也。正長也。統百司之官。上文所謂長伯也。周公歎言予旦既受人立政之善言。徧告之孺子王矣。繼昔人而自今爲文子文孫者。其毋以已誤于衆刑獄衆戒愼之政。惟長官是治之。此申言上文勿有間之者也。

述曰。漢石經。已受作以前。徽作微。蓋曰。且以前人之微言。
此殘文所存者也。漢書藝文志注云。微言精微之言也。釋
詁云。徽善也。引詩者。詩武文。蔡傳云。成王之時。禮樂灋度。
守成尙文。故曰文。此於義未融也。將以爲開拓尙武乎。詩
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蓋文王者統武功於文
德之中也。故武王功成。而武詩歌之者。謂以允文開之也。
論語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斯文者斯道也。故禮者
斯文也。而軍禮之武存焉。文武之道。文以開武。武以承文。
斯道然也。詩江漢者。言中興之武功也。而曰矢其文德。洽
此四國。何也。天下猶有文德未洽者乎。非武功以平之。則
文德無繇洽也。故立政云。其克詰爾戎兵。爲文子文孫言

之也。將尙文邪。將尙武邪。先王之道。開刱與守成。皆無偏尙也。孫氏云。守文之子孫。亦於義未融也。史記外戚世家云。繼體守文之君。索隱云。守文者。謂非受命刱制。但守先帝法度爾。今周公告成王者。豈守文若是乎。禮樂制度。成王之時。則有定制者矣。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故稱成王之爲子孫。皆曰文焉。經固言文不言守也。正長。

詳康誥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繹音亦　憸七廉反　勱音邁　相去聲

上文自夏以來言之。此言自古者。蓋臯陶謨言九德。自夏以前也。不言武王者。統於文王也。上下文所以言文子文孫也。繹如繹絲然。尋其端而至於終也。凡繹者必有所由。今由其貌其言而繹之。呂氏謂由其外而繹其中是也。蓋忱恂而非謀面。克知三有宅心者。由繹之道也。於是乎灼知厥若。而其心所順者。皆繹之而明矣。乃俾乂者。謂宅之三事使治也。猶上文言乃俾亂也。憸人。馬氏謂憸利佞人也。不訓于德者。蓋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必有非所訓而訓焉。若無逸所謂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也。罔顯者。無光顯也。呂氏謂君子陽類。用則其國昌明。小人陰類。用則其國晻昧。是也。鴻範曰。乂用明。俊民用章。乂用昏

不明。俊民用微。此在其世而見之也。經連言則者申釋之
辭。言昔人立政。立之以任事。立之以牧夫。立之以準人。則
其能三宅之者。以其能由繹之。如此而乃宅之三事使治
也。蓋能不妄宅之。所以能宅之也。其國則無有立政用憸
利佞人者。以不訓言于德。是無光顯在其世也。蓋所訓似
德而非德。所以不用也。此皆申言上文昔人立政之義也。
故又以繼自今立政。申告焉。勱相者勉力而助也。晻與暗同
迣日。說文云。繹抽絲也。方言云。絲曰繹之。廣雅云。繹終也。
蓋終者。自其端而尋之也。孟子言心之四端。皆中形於外
也。蔡傳云。既能宅以安其職。又能繹以盡其才。茲其所以
能俾乂也。今攷經言俾乂者。猶堯典言有能俾乂也。今日

宅之。是居官矣。卽俾乂也。孫蔡言之。俾之爲文。則礙矣。經不當曰茲乃乂乎。詩小弁箋云。由用也。釋詁云。繹陳也。僞傳云。能用陳之。書疏引王云。能用陳其才力。皆於義未融也。馬義見釋文。說文云。憸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又云。譣問也。周書曰。勿以譣人。蓋譣者憸之假借爾。此古文也。君子陽明。小人陰晻。易象之義皆然也。說文云。勱勉力也。引此經而言之。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承上文而言。於勿誤獨申言庶獄者。蔡氏謂挈其尤重也。於庶獄獨申言牧夫者。貴其生道也。孟子曰。以生道殺民。又曰。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然則司獄

者當求乎司牧矣。蓋立政之效。至于刑措四十餘年。皆司牧者馴養焉。其要在君不以己誤之也。明太祖賢君。而于庶獄有以己怒誤之者。惜哉。迄乎明之嗣君。則其爲詔獄也。其誤殺人者多矣。雖有司爭之莫救也。

述曰。僞傳云。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愼官人。傳於牧夫之義略焉。程子釋孟子云。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引詔獄者見明史太祖世宗諸本紀。自史記而下。君之誤于庶獄者。更僕難數也。故近而鑒諸明爾。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起一反

詰馬氏謂實也。戎亦兵也。蓋重文。陟猶堯典陟方之陟。謂巡狩所升行也。方大也。海表四海之外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覲見也。耿光者顯光也。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蓋文王爲西伯專征伐。統武功於文德之中。文德之光。卽武功之光也。惟能兵者見焉。揚續也。大烈者大業也。詩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蓋大競之業也。惟能兵者續焉。

此總承上文言今之立政者而以戎兵言之。蓋戎兵者國之大事。立政所難能也。今其三事皆以入立政。其能實爾戎兵。以升行禹服之迹。大行天下。至于四海之外。無有不畏德威而服焉。以是見文王之顯光。而不失爲文孫。以是

續武王之大業而不失爲文子。其能若此者。惟其三事皆以人立政。則其能若此也。○謹案上文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又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則於所謂三事者。於所謂三有宅心者。其克灼知厥若。皆可知也。故總而承之曰。其克詰爾戎兵。蓋得人則彊。其能兵矣。所謂大競也。夫戎兵之政。立事以任兵職。準人以嚴兵灋。庶愼以先兵戒。人固知焉。而孰知非三事皆以人立政者。不能兵哉。左傳稱隨武子曰。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立政之義也。申叔時曰。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其斯爲不可敵者乎。易師之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蓋兵政以牧夫而立也。故左傳

稱齊師伐魯。曹劌請見莊公。問何以戰。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爲夫庶獄之不誤也。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詩以吉甫北伐。賴其友也。歌之曰。張仲孝友。非言吉士者乎。古之觀人者。必觀於其微。詩以兔罝之野人。雖在中林。猶肅肅也。歌之曰。公侯腹心。非言宅心者乎。此立政之所以能兵也。後之兵家。有不及其能者矣。言兵者。不求諸周公之政。而耀乎海表。召旻之詩曰。今也日蹙國百里。君子於以悲禹迹焉。乍音作於皇之於音烏尫其汪反蹶居衛反

述曰。馬義見釋文。周官大司寇注云。詰謹也。說文云。詰問也。蓋謹而問之。則得其實矣。說文云。戎兵也。詩抑云。弓矢

戎兵。亦重文也。禹服。詳禹貢篇。方。大。詳堯典疏。齊語云。君有此土也三萬。以方行于天下。其例也。引爾雅者。釋地文。蓋四海之外。不自釋水言也。覲。見。釋詁文。耿。漢石經作鮮。此今文也。大傳與石經同。釋詁云。顯。頴。光也。耿與頴通。則耿亦顯也。引武功者詩文王有聲文。大誓者。墨子所引文也。乍。古通作。今詳逸文。揚。續。詳洛誥篇。釋詁云。烈。業也。引維烈者。詩武文。蔡傳云。耿光。德也。大烈。業也。今攷孟子引大誓云。于湯有光。則光者亦以武功言之。非偏言文德也。文王武功。皇矣諸詩。不歌之邪。詩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衞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蓋文王爲西伯。其服事殷

也。以天子之命而專征伐焉。此文王之所以爲文者。統武
功於文德之中也。孰謂善於經者而爲文弱子乎。蔡傳云。
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旣言庶獄而繼以治兵焉。或曰。周
公之訓。其無啟後世好大喜功乎。曰。周公詰兵。繼勿誤庶
獄之後。獄尚恐誤。況六師之命乎。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
民命者也。今不出之者。堯典。兵刑同掌于士。所謂大刑用
甲兵也。周官。司馬掌兵。司寇掌刑。其職固不同也。經於此
言其克者。總承上文之辭。故於三事所謂立事準人牧夫
者。此皆不斥言之。以此爲總承之辭也。如呂氏言。則此其
克者更端之辭。是不然矣。果爲更端。安可不斥言三事乎。
下文云。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蓋總結以人立

政之義也。亦自此總承者而總結之爾。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言兵政之大也。引隨武子者左傳宣十二年文。引申叔時者成十六年文。引曹劌者莊十年文。說文云。厖厚也。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此宋時書生告金兀朮之言也。引張仲者詩六月文。引腹心者詩兔罝文。或曰。後世兵制。與古不同。而以立政言之。可乎。夫今之鄉兵。亦古制之遺也。且兵制雖不同。其意則無不同。史遷有言。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悲夫。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總結上文而申告之也。後王者對古先王及文武而

蓋成王及凡嗣王皆在其中矣。常人者上文所謂常吉士也。

述曰。蔡傳云。此幷周後王而告之也。今攷周公於君奭云。在我後嗣子孫。謂成王也。然則後王者統稱之辭云爾。經曰常伯。亦曰牧人。曰常任。亦曰任人。皆謂常人也。經曰準人。而不曰常準。以常人言之。則亦可曰常準矣。以此見經蓋互文也。

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呼大史者。蔡氏謂以蘇公之事告大史使書以爲式也。蘇者蔡氏謂國名也。左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

司寇是也。式。瀍也。爾。謂大史。以其爲史官而掌刑典也。王制曰。大史執簡記。周官曰。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其五曰刑典。故於由獄稱爾焉。由獄者。所由行之刑獄也。康誥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又曰。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長者若無逸言王享國之壽也。蓋司寇則國之司命也。茲者。謂此蘇公也。列者。蘇氏謂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言周公於其終若曰。大史乎。今於司寇愼獄之蘇公。瀍之。而敬爾所由行之刑獄。以壽我王國。於此蘇公瀍之。而有愼焉。當以比列用其得中之罰也。此周公告大史以司寇可書之式。以申結上文所謂勿誤于庶獄者也。蓋大史可書者皆書。今特於庶獄告之。則三事之式。可知矣。則大史之要。亦可知矣。

故立政以是終焉。比必利反如字又

述曰。引左傳者成十一年文。詩何人斯序云。蘇公刺暴公也。毛傳云。蘇畿內國名。詩疏云。蘇忿生之後。蘇國在溫。是也。隱十一年左傳言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蓋十二邑也。有溫在焉。今河南懷慶府溫縣也。蔡傳云。蘇忿生爲司寇。僞傳云。告大史。書疏云。昔司寇蘇公。旣能用灋。汝大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行於我王國。此從傳而申之。以爾爲用敬其所由之獄。此以爾爲其。非本文也。釋言云。式用也。大史也。是矣。其言式者。以訓用。訓灋而兼之。於文未洽也。以長爲長行。於經病添文也。由用。詩小弁鄭箋義也。易噬嗑彖云。利用獄。蓋由之則用而行之矣。江氏云。式灋也。俾

其灋善。讀曰司寇蘇公式。此於經言爾者不其室邪。蓋未察乎此告大史式灋之也。經曰。式敬爾由獄。式之一言。則徵讀焉。或曰。蘇公當武王時。安知成王時不與大史同朝乎。是不然也。周官。大史下大夫也。司寇卿也。經不當先卑而後尊也。司寇蘇公。俾官。俾國。俾爵。大史惟俾官。江氏据之。以爲非同朝而竝呼。是也。王制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言疑獄也。注云。已行故事曰比。釋文云。比例也。蓋若漢之決事比也。於文。列人爲例。禮服問云。上附下附。列也。今刑例亦附之也。周官云。小司寇登中于天府。言斷獄之中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四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